

15.13

陽谷文史資料

第十六輯



1177/49

阳 谷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六 辑

阳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我在西安事变中参加捉蒋的一段经历·····	郭庆祚 1
擒蒋五志士 重逢在杭州·····	许 寅 19
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	张魁堂 21
有关韩复榘在西安事变时所持态度的资料·····	李玉法 25
我所耳闻目睹的南京请愿情况·····	王社光 27

我在西安事变中参加捉蒋的一段经历

郭庆林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在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卫队二营七连六班当二级兵卫士，住西安东城门楼上。我们管的卫士都是车士，三级兵是下士，二级兵是中士，一级兵是上士。每一个卫士都有连环保，即是尉官三个，校官一个，将级军官一个。我们的任务是专为保卫张学良将军安全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子弟兵，唯有我们卫队二营是这样。当时我们的官长是周文章，三六年秋换为孙铭九。孙官长到任不久，营部就发下一张表，卫士每人一张，班长在内，官长没有。表上有两个空白格，各有一句问话，第一格上问“国家可救吗”，第二格上问“用什么方法救”。我在第一格上填的是：国家可救，马上就得救，救晚了就要当亡国奴。第二格我填的是：立即停止内战，联合各党派共同对日宣战。没过几天，全营共选了十八个卫士集中到营部学习，我是第一个被营部指导员喊去个别谈话的。当时主持谈话的人有汪乃平，还有一位杨指导员，夸我表填得很好，并给我指出：我们对日是抗战，不是宣战，因为宣战要在规定时间内打败敌国，否则就得算战败国，抗战是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的。从那以

后，我才了解宣战与抗战的不同。谈完话后，我们开始学习，由杨指导员及汪乃平作报告，又领导我们讨论。学习内容：蒋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三月亡国，不抗可以不亡的亡国论调，还有唯武器论等等。学习地点在西安东城门楼东南城墙角上边。参加学习的卫士有王义和、张义臣、唐智明、张权、袁澄、李洪志、王得胜、郭庆林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结业回连，后即成立连政治部，当时叫俱乐部，实际上就是地下政治部。俱乐部设管理员（即政治指导员）一人。助理员（即政治助理员）二人。在开成立大会时，我当选为大会主席，成立后我当选为助理员，还有一个助理员是唐智明。不过时间很短，事变后即改为政治部。当时我连政治指导员是张化东。

一九三六年秋，张学良将军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连级以上的干部轮流去受训，灌输非联共抗日不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八月底，蒋特所控制的陕西省党部，逮捕去张副司令的参谋、秘书、机要室人员关思润、马绍周、宋黎、孙达生、刘澜波五位中共地下党人。官长孙铭九汇报给张副司令，张立即打电话给陕西省党部，要他们立即放回被捕人员，省党部回答不放。张学良将军又派参谋副官去交涉，仍是不放。张副司令亲笔写信，命令陕西省党部立即放回被捕人员，省党部不但不放，并要连夜送

往南京，回答说非要蒋委员长的亲笔手令才放，张副司令的命令不管用。此时张学良将军勃然大怒，立即派孙铭九营长带卫队管，包围省党部，抢回我部先后被捕人员，并抄出许多有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些重要机密文件。从此，蒋张之间矛盾开始恶化。十月间，蒋介石飞抵西安，住临潼华清池。十月下旬，老蒋亲自窜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击外敌，攘外必先安内；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本末倒置，就是危害国家的不忠不孝之人，对这种人国家有法律在，一定要予以制裁。老蒋这一套陈词滥调等于警告张学良将军，不准再提联共抗日之事，也表明了蒋介石个人的态度是决不联共抗日，决心把剿共的内战进行到底。听了老蒋这篇讲话，人们无不满腔气愤。由于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讲话对联共抗日起着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第二天，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王曲军官训练团共是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是黄显声。为什么把王以哲撤掉换上黄显声？因为王在王曲任教育长时，对学员们所讲的完全是他在庐山受训的那一套，与联共抗日格格不入；二、对联共抗日逐渐消板；三、到处安插亲信，潜伏特拥王代张的现象；四、援助红军的物资及款项都是王亲自经手，发

现到了陕北有所短缺，经中共地下党刘鼎汇报给张副司令，因此，张才把王撤掉，换上积极主张联共抗日的黄显声。黄一九四九年将近解放时被蒋杀害在重庆。）即与我们管长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商议，把关押在卫队营的苗疯子（即苗剑秋）放出来，叫他来王曲作一次反驳老蒋所讲的极端反动的亡国论调的讲话。当时卫队营关押着四个人：有东北军团长董道源，因泄露机密，即是他故意的守着老蒋的亲信晏道刚大谈联共抗日；第二个是秘书张潜华，在外估测着张副司令的联共抗日瞎讲乱话；第三个是《西京民报》总编辑赵雨时，在报上大骂联共抗日，因此，张副司令派孙铭九把他抓进卫队营关起来；第四个是苗剑秋，因他在外面大喊大叫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怕影响大局，破坏大事，因此也把他暂时关押在卫队营。即在老蒋讲话的第二天，由我们管长孙铭九亲自带苗剑秋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他说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错误的。昨天竟然有人在这里胡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失地，要我们做亡国奴，要我们专门为他打内战，打共产党，自杀自己。他还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都变成亡省、亡家之人啦，我们东北军稍有良心、有血气就不应该让这种人站着走出去，而是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苗剑秋这一番针锋相

对的讲话，被特务头子晏道刚知道，指名向张副司令要人。张答应枪毙苗剑秋，惩办孙铭九。结果对苗剑秋不但没有枪毙，反而保护起来，暗地里转送出去。至于对孙铭九不但没有惩办，反而由中校管长提升为特务团少将团长兼抗日学生先锋队队长。先锋队即是我管学兵队，是中共地下党刘鼎同志建议设立的，由管长孙铭九负责召集北京天津一带的爱国学生成立的，其目的是以训练好的学兵充实东北军基层，是张学良将军为彻底改造东北军而设立的。谷牧、王一平、康洪泰、张化东、秦川全是我管的学兵（康洪泰是学兵队队长）。张学良将军不但下决心要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坚决抗日的部队，而且有信心把东北军改造成一支革命的部队。三六年四月初，他在洛川与周恩来副主席会谈之后，九月初中共地下党刘鼎与叶剑英将军先后住进张公馆。张学良将军更加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又开创抗日同志会，有刘鼎同志参加，有我们管长孙铭九参加，虽然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但对联共抗日，在促蒋逼蒋抗日上起着重大的作用。由是年九月开始，东北军各军师旅团管连均成立了地下政治部，军师旅团有政委，营有政治主任，连有政治指导员。这一系列的重要措施都代表着张学良将军的信心与决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早晨，王协一连长在全连各班亲自挑选精壮战士二十名，交排长王振东率领，并说是孙铭九管长命令我选

派兵保护学生游行队伍。我们二十人各自带好随身武器，即是三八式马大盖一支，自来德手枪一支。子弹带足，每人还带四枚手榴弹。立即出发去南辕门。到达时，学生们刚开始游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学生跑过来说：刚才在集合队伍时，一位十二岁的女学生带头喊“打倒汉奸走狗”，被一个蒋警开枪打伤头部，现在医院里抢救。王排长问那个开枪的警察现在那里，学生说已经看不见了，可能在抢救那个女孩子时趁一阵混乱躲起来啦。我还说：他妈的敢再开枪我们就干掉他。当时西安城四门落锁，蒋军警宪特戒备森严，各要道口都架着机枪，如临大敌。在东北军士兵协助下，群众气愤地砸开城门上的大铁锁，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冲向临潼。这时正是张副司令为联共抗日向老蒋哭谏回来，闻知蒋介石下了屠杀爱国学生的命令，只要学生游行队伍冲过霸桥就格杀勿论。张副司令担心学生吃亏，立即乘车赶到霸桥拦住学生游行队伍，并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同学们、弟兄们、同胞们，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加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天快黑了快回去吧。如果我张学良不带领我的东北军去抗日，如果我不带领我的东北军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你们大家都可以处置死我。每一个弟兄手里都有一棵枪，你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给一枪嘛！请你们相信我，

给我一定的时间，我决定在最近几天内，以我的实际行动来答复你们的请求。此时学生们高呼口号：拥护抗日领袖张副司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张副司令讲完话之后，大部分学生回了城，但仍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回城，退住在霸桥附近的十里铺一个学校里。我们是奉命保护学生安全的，因此也就随同学生住在一起，并在学校门口设立了岗哨。十日下午四五点钟，连长王协一带排长沈连峰及三十名战士来与我们汇合在一起，同时进驻到霸桥。十一日下午，管副商业东又带领三十多名战士来在霸桥，与我们汇合在一起。傍晚，营部开来两部载重汽车，停在我们驻地附近。当时我们战士认为是营长派车接我们回城的。晚上，商副官长还带领我们做了一次巷战演习。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刚上了两至四的岗，这时队伍紧急集合，当时我认为又是巷战演习。队伍刚集合好，没想到营长孙铭九亲来讲话。我岗哨的位置虽然离营长讲话的地方不太远，但也听不清到底讲些什么，尤其是这次营长讲话声音特别低，不象平时讲话声音大。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队伍就解散啦。只看见连长王协一跑步回来，还有排长沈连峰也紧跟着跑步回来。王连长喊一声：“撤岗上车，快快快！”我和靠近的战士立即跳上第一部载重卡车。两部卡车每部车上是二十九名战士。第一部卡车是王协一连长率领，

第二部是孙铭九官长率领。军上的战士都很紧张、严肃。我用小声问：“刚才我们官长讲的什么话？”袁澄回答我：“去抓蒋介石！”我说：“好！”此时，只看见我们连长坐在汽车驾驶室里，手里握着手枪，对驾驶员赵国立讲话，讲些什么没注意听。这时将近三点钟，我们每个战士内心里的激动与兴奋无法形容。汽车很快开到临潼华清池，如果不是两扇大铁门紧闭，看样子汽车就要冲进去。王连长亲自指挥我们战士下车。大门旁边有一个小门开着，门口有三个蒋宪兵守卫，我首先冲上去夺了他的手枪，抓住他的衣领，一个泼脚把他摔倒在地，心想用刺刀捅他的大腿几刀，使他不能动弹时，我们再进去抓蒋介石。往里跑的那个蒋宪兵一边跑一边回头用巴拉克冲锋枪打我们，这就打破了我们不打枪的思想顾虑。因为我们担心枪一响，怕惊跑了蒋介石。被我摔倒的那个蒋宪兵翻身正要爬起来，班长王待胜立即用自来德手枪照他的后背连开了三枪，我们立即冲进大门。此时，里面枪声大作，子弹呼呼地由我们身边飞过。再冲过月亮门，里面是一道小桥。我们依靠着夜幕和假山作掩护，五十几个战士鱼贯前进，开始攻打贵妃池。贵妃池小楼上约有宪兵一个排，很快被我们打垮，全部缴械，而没有蒋介石。第二个据点是一排平房，里面的蒋宪兵抵抗最为激烈，于是我们都怀疑老蒋躲在那里。我们分兵两路，一路由官长孙铭九率领直扑五间厅，第

二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这一排平房。经过一番激烈战斗，仍是攻不下来，我们心急如焚。此时，已靠近天亮。正在危急之际，突然听见营长孙铭九大声喊话：“赶快停止抵抗，缴枪不杀！否则，我们就要扔手榴弹啦，把你们都炸死在里面。”果然起了很大作用，里面的冲锋枪不响啦，别的枪声也逐渐停下来。突然从窗户里扔出来一棵巴拉克漫冲锋枪，我立即跃身起来去抢那棵冲锋枪。此时虽然这边房里不向我们打枪，但别的房子里仍不断向我们这边打枪。我正在哈腰拿那棵冲锋枪时，突然觉着左大腿部好象一块小石子猛的打了一下，猛的疼了一下以后，就隐隐的有点疼，当时只顾抓蒋介石，不知道自己已经负了伤。蒋宪兵扔枪的目的就等于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抛手榴弹，我们已经缴枪啦。此时，连长王协一冲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立即冲进房内。当时五点多，房内看人看得见，看脸看不清，我们就一个一个揪着他的衣领或耳朵拖到院子里看脸，一看不是蒋介石，我们立即乒的一下子给他个耳光，叫他远一点靠边站着，一直到天亮没找着老蒋。我们随着营长又冲进五间厅，只看见老蒋的大黑斗篷仍旧挂在那里，桌子上军帽手套，水杯里还泡着老蒋的假牙子，用手去摸他那床鸭绒丝棉被窝，尚有余温，估计逃之不远。孙营长命令连长王协一带领一部分战士继续搜查及看守俘虏，他亲自带一部分战士搜山。在搜山开始时，我捉到

老蒋的一个便衣侍卫，四十多岁，镶着一口金牙。我问他蒋介石躲在哪里，他不肯说。我又在他身上搜出一支美造六轮子小手枪，在他衣袋里又搜出蒋介石与宋美龄齐排站的一张放大照片。此时，第四连的阎永祥排长率领全连战士也赶到参加搜山（四连连长张万山当时因病未到，我们把蒋介石捉下山来，张万山才乘刘多荃的小汽车赶到）。第七连及第四连联合搜山的官兵，现在记得姓名的有：管长孙铭九、排长阎永祥，战士陈广善、郭庆林、袁澄、王得胜、高福昌、郑克田、李庆林、齐纪元、蔡景珍、王栖萍、范福堂、杜保善、陈志孝等。约十几分钟的时间，听到翻山半腰里有人喊：“委员长在这里哪！”接着又有人喊：“报告管长，委员长在这儿哪！”过后才知道喊第一声的是王栖萍，第二次喊的是陈志孝。我听到喊声，立即用最快速度跑去。只看见蒋介石穿一件晋紫色虎皮袍子，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滚的一身烂泥土与蜘蛛网，打着一只赤脚，脚脖子上荆棘刺针挂的一条一条的血印子，站在一个小山洞口一块大石头旁边，用手扶着那块石头，连吓带冻面孔苍白，两眼赛淋鸡，浑身索索发抖。我们十几个战士把他团团包围起来，此时蒋介石还假装镇静，大声问：“你们是那里的队伍？”孙管长立即回答说：“我们是东北军，奉张副司令命令，请委员长进城。只要你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就拥护你。”说完，对王栖萍使个眼色，意思叫王栖萍拖老

蒋出来，王栖萍立即上去拖他。但他此时耍赖不走，又上去一个战士去拖，他还是不走。王栖萍又转到老蒋背后去推他，我们管长又上去扶他，这才连推带拉把老蒋拖下山。孙管长亲自扶他下山，又亲自把老蒋塞进一部事先准备好的小轿车，谭海还坐在里面来不及下车。孙管长又把车子里事先准备好的一件皮大衣给老蒋披在身上。此时我带头喊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日领袖张副司令万岁”的口号。来的时候就卫队营两部大卡车，我上的是第一部，回去时接的车还有高射炮队的车，我上的是第四部卡车。大小汽车一起开动，我又带头领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抗日歌曲。车开得也很快，直奔西安新城大楼即张杨办公的地址。这次捉蒋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准备好，行动快。正因为我们很快冲进华清池，才隔断了蒋孝先与蒋介石的联系，使他坐小汽车去营救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只差三五分钟骊山半腰里已发现一架黄色小飞机，飞得很低很低，盘旋着寻找蒋介石，如果不是快，蒋介石也很可能被小飞机救走。

我们完成任务后，连长王协一才把我们战斗中负伤的三个伤兵送进西安医院头等第十号病房。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张学良将军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内容指示杨虎城绥靖主任办公室参谋长李兴中“建千载一时之功”，叫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出去。张副司令感到绥

靖公署即新城大楼让蒋介石住在那里极不妥当，因此指示孙铭九连夜去催老蒋迁居金家巷高桂兹公馆。又是在深夜，又是亲自捉住他的人，又带着手枪，态度又很严肃。因此蒋介石估计是杀害他，他才大惊失色，大喊：“我不去，我不去，我什么地方都不去！这是公家的地方，我死就死在这里。”说毕，蒙被大哭。十二月十三日上午看到号外“张杨二将军的八大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逮捕的爱国七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从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下面是张杨二将军通电全国人民及蒋中央的电文：以上八项主张，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采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之贯彻，有济于国家民族，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等。

此时，我们住院的三个伤兵受到各界热烈慰问，有工商界代表团、新闻界代表团，有我营学兵队代表，有学联代表团，不但慰问，还赠送许多慰劳品糖果、饼干、罐头等。学联代表团，除赠送慰劳品外，还列队唱歌，请我们伤兵讲话，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我们

伤兵的讲话。商亚东副营长曾多次来医院看望过我们，王协一连长也来过两三次，连指导员张化东多次来看望，并介绍我们看书，有《现代哲学基本问题》、《母亲》、《八月的乡村》、《通俗社会经济学》等。尤其使人终身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将军也亲自来医院看望过我们。在住院养伤期间，我得到三次慰问奖共五十多元；我在华清池大门口缴获蒋宪兵一棵快慢机自来德手枪一支，在攻打禹王庙时缴获蒋宪兵巴拉克漫冲锋枪一支，在搜山时缴获蒋侍卫美造六轮子小手枪一支，大小共三棵武器，又得到奖金二十五元。同样是负伤，蒋宪兵的好几个伤兵，住在普通病房里，衣服被褥较差，病房里没有火炉；而我们三个伤兵独住一间病房，被褥较好，房间里又有火炉。我们这边慰问队、代表团络绎不绝，又是学生唱歌，又是伤兵讲话，又是热烈鼓掌，又是高呼口号，热闹非凡；可蒋宪兵那边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去慰问，更没有人送什么慰劳品。我想他们不会没有感触，我们就主动找他们谈话。经过几次个别谈，发现他们里面还是有一两个比较进步的，我就把我分得的慰劳品拿一些分给他们，张指导员介绍给我们的书我们看完之后又转借给蒋宪伤兵看过。没想到有两个蒋宪兵感动得拉住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说：“你们的负伤是光荣的，我们的负伤是耻辱的。你们应该享受的慰劳品分给我们，实感惭愧。”并向我表

示伤愈之后决不回原部队，愿意参加我们东北军一道去抗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六点钟，唐智明等来医院看我们，他说张副司令已把蒋介石送走啦，我们三个伤兵闻声，不约而同地说：

“啊，真的？”他说：“怎么不真呢！我们营长孙铭九得到看守蒋介石战士的报告，立即去找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还说怎么不早说，我们营长说他也是刚得到战士的报告。当时周副主席同我们营长一起乘车急追至飞机场，但送蒋的飞机已经起飞，只是在飞机上扔下张副司令手谕，上写‘余去南京，我东北军由军长于学忠统率，归杨虎城主任指挥。’”当时我们三个伤兵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们呆若木鸡，当时的沉痛心情无法形容。我们最担心的是，第一蒋介石背信弃义，翻脸不认帐，第二是张副司令的安全，第三抗日不成反而会引起更大规模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把失望的心情全部放在张副司令能够在短时期内回来的希望上边，否则我们认为捉蒋白捉，伤白负，血白流，谈笑风生的十号病房一下子沉默下去。

一九三七年一月底，我们伤愈回连。张学良将军亲自送蒋返回南京，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翻脸不认帐，把思厚善良为民请命的张学良将军扣押起来，又派他的亲信朱绍周来西安对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进行分化拉拢。渭南会议的决议是

不撤兵，不放蒋中央十几位军政大员，不放蒋中央五十架飞机以及全部数百名航空工作人员。以特务团少将团长孙铭九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坚决执行渭南会议决议，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东北军将级军官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中央十几位军政大员、五十架飞机及全部航空工作人员，无条件撤兵，这样做等于张副司令永无回来之日。两种不能调和的矛盾终于导致“二·二事件”的爆发，孙铭九派连长于文俊带兵去杀王以哲完成任务，派商亚东带兵去捉何柱国未遂。六十七军和一百零五师喊出来要“消灭卫队营，枪毙孙铭九”，此事六十七军少校参谋林志强最清楚，因他参加活捉孙铭九的机密会议。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一场互相惨杀，周恩来副主席派刘鼎同志迅速把孙铭九等几位少壮派转送到红军保护安全，时间是三七年二月四日下午。后来于文俊连长被绑架，并被剖腹挖心供奉王以哲。二月上旬的一天，刘凤德集合卫队二营的官兵讲话，他说：“孙营长他走啦，营长职务谭副师长命我暂时代理。”讲完之后立即派兵把各连政治指导员看押起来，直至队伍开到常武县后，才撤销对各连政治指导员的武装看押。因我在医院做过蒋军伤兵的政治工作，得到营政治部主任辛德茂的赏识，到常武后我被调到营政治部任政治上士。后来听辛德茂主任说，刘凤德抄了我们营长孙铭九的家，抢去营长的位置，本来营长应是奇袭华清池有功的王协一连